



小 歌 剧

满门忠厚

孟 衡 作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在一所大院子里住着两家人家：刘大叔全家一心为社，滿門忠厚；周大孀自私心較重，爱占个集体小便宜。一天，刘大叔之子子春起早給社里拉了一車糞，周大孀誤以为他是私偷，便也把集体的糞往自己自留地里偷担了一担。周大孀偷糞正好被社員发现，要按規定处罚她；她为了解脫自己，便把子春也揭了出来。而恰恰这时队长因見子春一心为社，自留地还未上糞，便悄悄把自己的糞給他拉了一車去。于是大家都誤会了，由此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直到队长來說明原委，才真相大白。刘大叔不愧滿門忠厚，周大孀受到应有教訓。剧本人物性格鮮明，是一出很有風趣的小喜剧。

滿 門 忠 厚

孟 衡 作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晉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 原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50 • $\frac{16}{25}$ 印张 • 14,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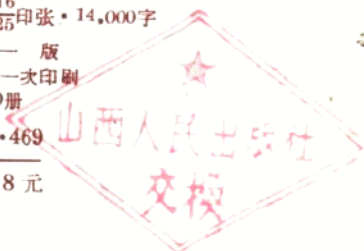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二年十月第 一 版

一九六二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50册

統一书号：10088·469

定 价：0.08元



滿門忠厚

人物：

刘大叔——正直的老农民。

子 春——大叔的儿子，青年农民。

玉 琴——子春的妻子。

周大孀——大叔家同院邻居。

楞 牛——青年农民。

陈銀庚——生产队长。

春忙时节的一个早晨。

一座农家院落。院門靠后开。东西两排房，东房为刘大叔家，大叔住屋門上挂有生产队送的一幅横匾，上写“滿門忠厚”；西房为周大孀家，窗下有一鸡窝。院左侧有一株果子树，树下有石凳。院内散放有农具等物。

〔幕启：天未亮，子春披衣从屋内走出，轻悄悄走到他爹住房窗前谛听一会，于是走出院門，收拾平車；院外发出平車上鎖鏈碰击的响声。〕

〔玉琴蓬松着头发走出来。〕

玉 琴：子春，子春！

子 春：玉琴，你这么大早也起来干什么？

玉 琴：（嬌嗔地）还說哩，还不是你把我吵起来的！今天队里放假，你也闲不着，連个早觉都不让人睡。你再等会儿走不行嗎？

〔西房周大嬌輕手輕脚打开門，躲在暗中悄悄偷听。〕

子 春：看你，我昨晚不是跟你說了嗎……

玉 琴：行啦，行啦！我又不是不叫你去，看把你急的。（亲昵地）我是怕你空着肚子干活受累。刚才我給你烤了两个饅，你再待一会，等烤热了带上……

子 春：你这一說，我倒真想吃点东西。那好，我趁着空車去把队里的肥料拉上一車，順路捎到地里去，回头再来拿饅。

玉 琴：看把你积极的，出門还要偷偷地捎一車糞！

子 春：（打趣地）这叫抓机会，趁空子，順水推舟省力气！

玉 琴：好啦，快去吧，别忘了路过門口回来拿饅。

子 春：好。（推着空車走去）

〔玉琴正欲回屋，周大嫖突然走出来。〕

玉 琴：（吃了一惊）呀！……周大嫖，是你呀，把我吓了一跳！

周大嫖：哟，胆子这么小呀！做下什么亏心事啦？

玉 琴：周大嫖，你真会开玩笑。你那门嘎吱一响，院里黑糊糊的，真是吓死个人！

周大嫖：是呀，院里黑糊糊的，你们小两口嘀嘀咕咕，也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野猫子掏我的鸡窝呢！

玉 琴：哎呀，真是对不起，把你老人家也吵醒了。（欲进屋）

周大嫖：玉琴，你那子春天不亮上哪儿去呀？

玉 琴：他去帮西头院拐腿大爷拉炭去！

周大嫖：（不信地）哟，怕不是吧！我咋听着……

玉 琴：看你周大嫖，这还哄你呀！

周大嫖：（佩服地）这子春可真积极呀！给人拉炭天不亮就去了……

玉 琴：（不愿多言）周大嫖，天还早哩，你再睡一会儿吧。（回屋）

周大嫖：（对玉琴门口嚷了一声）呸！拉炭去？你

这是哄鬼哩！（唱）

你巧嘴长舌尽撒谎，
老娘我心里早亮堂，
明听着要偷队里的粪，
说什么拉炭把人诳！
都说是这家人不占便宜，
今日里才看出全是假的，
只不过明里正派暗捣鬼，
你和我半斤八两一样的！
我这里把他等，
藏起来看分明，
这件事落在我的手，
莫怪我翻脸不饶人。
往日里我受了多少气，
动不动你把我来批评；
今天活该我抓住你，
老娘也要翻翻身！

〔周大嫖走出院门，张望了一阵，听到平车响声，急回身藏在鸡窝后面。

〔这时，子春推着一辆装满肥料的平车停在院门口，然后走进来。

子春：玉琴！快拿馍给我！

玉琴：（拿着两个烤馍，急走出来）小声点！别把人吵醒啦！

子春：咱爹醒来了没有？

玉琴：没有。让他老人家多睡会儿吧。

子春：对，咱爹那伤势还没全好，今天不能让他下地。天刚亮，你也再躺一会儿吧！

玉琴：嗯。

〔玉琴送子春向院外走去。〕

玉琴：子春，你早点回来，今天放假，咱那块自留地也该下种了。

子春：你放心吧，今天上了底肥，咱就点种……

〔玉琴、子春已走出院外，响起了平车滚动的声音，夹杂着他们的话声……周大孀急忙赶到院门，藏身窥探；稍倾，又回身藏在鸡窝后面。这时，玉琴回来静悄悄走进屋内。〕

〔周大孀蹑手蹑脚走到院门口，踮脚了望。〕

周大孀：啐！这下可抓住你啦！（唱）

听得明，看得真，
平车上粪肥一坨堆，
你往自留地里送，

老娘后面把你追！
街口上拦住高声叫，
看看这模范社員儉糞肥！

（挽袖，提鞋，欲追，又站住）慢着！（想）揭了他的皮，出了我口气，倒是痛快，可我能捞着个啥？（唱）

这叫我，犯思疑，
戳穿了事情沒便宜。
我不免也把糞肥偷，
上在我的自留地。
前人走路后人跟，
便宜事哪能全都讓給你！

对！就这样！我不缺胳膊不短腿，还怕偷不过你！

〔周大嫂匆忙取筐，担着往外走，不小心踢着門檻，失足跌倒，又急忙爬起走下。〕

〔东屋傳出咳嗽声，接着刘大叔瘸腿从屋里走出；玉琴急忙从另一屋迎出来。〕

玉 琴：爹，你起来啦。我給你打洗脸水去。

刘大叔：唔。刚才是子春出去了吗？咱那自留地也该拾掇啦。

玉 琴：他一早起来就拉炭去了，說回来再作

务自留地。

刘大叔：瞎胡来！队里就放这么一天假，砍下自留地不管，倒去拉炭，咱家又不缺柴禾，这不是乱敲鼓槌不落点吗？

玉琴：爹，他是帮西头院拐腿大爷拉炭去啦。昨夜他回来得晚，见你睡了，就没告诉你。

刘大叔：哦，是给他拉炭啊。抽空你拿些酸菜送给那老汉。春忙，兴许队干部照顾不过来，缺儿少女的，别叫老汉受制。

玉琴：好，我记下了。

〔玉琴进屋打了盆水送到爹面前。〕

玉琴：爹，我座上锅了，熬了些绿豆小米粥，蒸馍烤在灶台上，你先弄着吃吧。我往自留地送几担粪再回来吃饭。（说罢，挑着空筐往外走）

刘大叔：（叫住）玉琴，你给我把担子放下！

（走过去卸下玉琴的担子）真是个傻媳妇，有了身孕的人，还能做这重营生！

玉琴：爹，不要紧，我少担一些，多走几趟就行啦。

〔这时外面传来生产队长陈银庚哼唱着的小调声。〕

刘大叔：队长来了，快把担子放起来，别說子春出去了，又教他替咱操心。

〔銀庚哼着小調兴冲冲地走进来。〕

刘大叔：銀庚，你这队长，一大早乐滋滋地，有什么喜事呀？

銀 庚：大叔，給你报喜！（唱）

喜事多，心里乐，
昨夜灯花跳索索，
梦见蛤蟆翻跟头，
一个一个接一个！
今早起来才知道：

哈哈！咱那黑婆娘呀！（接唱）

就要生下那白白胖胖、圆圪墩墩
的娃娃罗！

玉 琴：怎么，咱嫂子生娃娃了嗎？

銀 庚：哎，說到两岔去了！我老婆要月底才生哩。我是說咱队里那口黑母猪要生猪娃娃啦！

〔大叔、玉琴不禁失笑。〕

銀 庚：我就是叫你高兴高兴哩！大叔，你帮队里修猪圈，摔伤了腿，我估摸着那黑婆娘也知道报答你的恩德，现在就要給咱下

猪娃娃啦！

刘大叔：唔，得好好侍候着，不要伤了小猪娃娃。

銀 庚：可不是嗎，它这是头一胎生子，沒經驗；咱那养猪姑娘花妞更沒經驗，一見母猪哼哼着怪难受的，她也难受得不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咳！我原先就說過，沒生过孩子的姑娘不能喂猪！

刘大叔：这，叫我去看看吧！

玉 琴：爹，讓我去吧！

銀 庚：对！大叔，你哪儿也别去，好好在家养伤，叫玉琴去指导指导就行啦。养猪能手嘛，你还不放心！

刘大叔：好，那就讓她去吧！

玉 琴：爹，我去啦，你不要出門，等子春……

刘大叔：我知道，我知道，家里事你不用操心，快去吧！

銀 庚：哦，对啦，今天放假，拉了你家公差，我等会給你弄自留地去！

刘大叔：那也不用你換工！我知道，你那自留地連白草都沒割，还要給我弄自留地哩！

說真的，你別瞎胡鬧，不然大叔要生氣的！

銀 庚：好，那我就不管啦！（說罷和玉琴走下）

〔劉大叔窺視着走進屋內。〕

〔稍頃，周大嬌狼狽地担着糞筐進院。〕

周大嬌：（唱）清早起來遇着個鬼，
遮住了身子露出了腿，
一担糞肥才落地，
碰上了楞牛把我追！

〔周大嬌急藏糞筐。楞牛喊叫着從外面趕進來。〕

楞 牛：（氣虎虎地）往哪儿跑！你鑽到娘肚里
我也要把你揪出來！（狠狠地逼近周大嬌，
唱）

你躲、你藏、耍賴皮，
你刁、你泼、你搗鬼！
你偷、你摸、不要臉，
你私肥不用來偷公肥！
今天抓住你，
隊上去講理，
批評帶罰款，
看你再占便宜！

〔楞牛過去要抓，周大嬌忙躲開。〕

周大嫖：（求饒地，唱）

楞牛小兄弟，
饒我这一回，
我做下荷包蛋，
請你喝两杯。

楞牛：（唱）楞牛我不喝无名酒，
你休想跟我把人情求！

周大嫖：（唱）兔子不吃窩边草，
咱左邻右舍你多关照。

楞牛：（唱）关照你一人害集体，
說这些淡話頂个屁！

你跟我走！我才不吃你那一套哩！

〔楞牛拉周大嫖，二人扭拖。〕

〔刘大叔从屋內出。〕

刘大叔：（喝住）这是干什么！楞牛，你快撒手！

〔楞牛撒手，周大嫖趁势坐在地上。〕

周大嫖：（撒潑地）楞牛仔，你这么欺侮人哪！哎
呀，天哪！大叔你給我評評这个理呀！（唱）
我的个爹，我的个娘！
你养下的女儿沒有下場，
黃毛小子也來欺侮我，

你叫我怎么能活得长啊！

哎哟哟，我的那个爹呀！

哎哟哟，我的那个娘呀！

刘大叔：楞牛，你真是个楞头青，你把人都气成个什么样啦！到底为了啥嘛？

楞牛：大叔，这事真气人！我一早起来发现队里丢了粪肥，我估摸着没有别人，只有她这号婆娘才能干出这缺德事儿，我就朝她自留地里找，果然她正在那儿撒粪。我一喊叫，她撒腿就跑！（转身对周大婶）你跑！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天要不狠狠罚你一家伙，我楞牛也不能通过！

周大婶：哼！罚我？办不到！

刘大叔：（唱）楞牛你做事莫暴躁，
他大婶你也欠周到；
这件事自由队里管，
你二人不必再吵闹。
他大婶你跟楞牛去，
到队上好好作检讨，
为个人害集体本不应该，
该批评该罚款自有开消。

周大婶：什么？你也说罚款？好！要罚就罚，

可不能先从我头上开刀！(唱)

八哥儿学着画眉唱，
这件事自有领头羊，
偷粪人不是我一个，
单罚我一人为哪样？

楞牛：那好呀，你都说出来。叫他们一块受罚！

周大蟠：(唱)我偷粪肥担子担，
别人偷粪用车拉，
你今缠住我不放，
丢了西瓜捡芝麻。

刘大叔：啊！还有人用车偷粪？瞎胡来！你说
是谁？

周大蟠：是谁？哼，你还问我！(唱)
牛皮纸糊窗纸太厚，
不点破你就不开口；
鼻子里插葱还装象，
就是你子春把粪偷！

刘大叔：你说什么？我子春他……偷粪？(唱)
子春他一早出门走，
给人拉炭还没回头，
他什么时候偷了粪，

你平白无故瞎胡謔！

楞牛：（唱）你說這話我根本不信，

大叔滿門是厚道人，

出了事你找替死鬼，

血口噴人你萬不能！

周大嬸：（撒潑）哎唧唧！楞牛仔你這瘟火災的
砍頭鬼！你咋盡挑軟柿子吃欺負老娘我一
個人！你看他門上挂了匾，臉上貼了金，
放個屁也是香的啦？

楞牛：那匾是隊上送的，上面寫着“滿門忠
厚”是大家認可的，你能把它換掉！

周大嬸：哼，朽木一決，老娘我不希罕！（諷刺
地唱）

換掉換不掉，

老娘我不要，

有人送給我，

拿它當柴燒！

劉大叔：（不可忍地）住口！你把我當成什麼人
啦！子春要真做下這種事，我會自己把牌
子摘下來！（對楞牛）楞牛，你去我自留地
看看，子春到底是拉炭去了，還是在那
兒。若是真的，我受罰！這個畜牲，我也

饒不了他！

楞牛：子春哥他会……？好，我去看看！（下）

刘大叔：他大嫗，你在这儿等着，我先把玉琴找回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艰难地找

到一根拐棍，拄着往外走）

周大嫗：你查你問吧，我要瞎編了一句就烂舌根！

〔这时玉琴走过来。〕

玉琴：爹，你上哪儿去呀？

刘大叔：（严峻地）玉琴，爹从来就相信你，你不对爹扯謊。……你說，子春一大早到底是上哪儿去啦？

玉琴：（不知所措地）爹，我不是跟你說了嗎？他給拐腿大爷拉炭去啦。

周大嫗：（冷笑一声）哼！拉炭去啦！为啥平車上滿滿裝了一車粪？

刘大叔：玉琴，这是真的嗎？

玉琴：（有些明白）是呀，是在队里裝了一車粪，可是……

刘大叔：（跌坐在石阶上）这畜牲……真做下这缺德事啦！

玉琴：爹，你怎么啦？子春趁空車順路往地